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替

龍馬替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
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之中泓渟齋深開闔
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夷人立柳
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辯色
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
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
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
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
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

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
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
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
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千斤壓之人
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
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
繪其真形藏焉臣瀛檣諸載藉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
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
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

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
佛齊之境其他侏形僑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
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
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
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
也其視貳師之遣黠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
臣瀛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
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炎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颺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

通精靈龍胡鬣漢郊杜志龍垂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
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
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
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
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滕奉使贊

齊人三蠲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
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

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特並言之事兩夫

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

功如汾陽唐郭子儀才如西平唐李晟封吾知其決非良

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

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

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

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

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

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

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

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旗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溟滓生贊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孱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松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攝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

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塋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筭絲聲音起生神鑿顙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崇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街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

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
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
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
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
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
申襄樊陷甲戌官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
渣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嗑吸事耳子不
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
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
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
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
淺深輒訛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文繫辭

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
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
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
好訐人陰私人面頰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
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
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
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
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
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
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
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
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綴我叅我腴九師襄之我
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曠而昏如治絲以焚天未降
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於晝先數往
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
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痛載神子言
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士髮白
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
沸羨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
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蘇我寧不嘯歌北風
其涼旂旒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
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

涉于大川烝徒揖之楫副字橈子子焉依國武斯隊不知彼
戒日隕弗升雖書作夜鴉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
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冥曠生之爲胡乃神以
著徵之古聖旣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
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替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
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今
肯汗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官花贊

胡翰

潭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
不恒有爲瑞以不多得爲貴華平賓連紫脫闊闕國家之

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本鎮江其地。卽潤也。范氏世居之。爲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幾平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爲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爲緋。碧者不能以爲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爲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爲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其

其所自而書之。製爲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會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釐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願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爲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爲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端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峰寺植木贊

劉基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竝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曰
杏葉蔥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踈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檮衆靈所穿擁腫液睛不可以鑄胡竝植于庭溷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
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
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
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筮作贊有序

唐肅

予子之漳欲筮而無著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

幽贊神明而生著則著固靈矣然地無著可廢筮乎屈原
離騷云索蓍茅以筮簪漢方技傳亦有筮筮須臾孤虛之
術說者曰筮竹筮也楚人以結中折竹卜爲筮然則楚人
之筮筮以無著歟夫著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
著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筮代著而卜焉
今越去蔡尤遠著或不能致則放筮筮之法無害况吾所
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漳旣作之因爲贊俾刻其櫝
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蚕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繫
竹之視著均少彙也虛中弗窒又圓其外也虛則有靈具乎
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爲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
也爰韜爰櫝受命則出也載營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

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寶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袞衣朱鳥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

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贄先正誠意伯畫像

劉仲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贊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

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
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
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
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有以與周奇等而皆
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
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
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旣亡謂可以盡
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
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
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
成敗使操以可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
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

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
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
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
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
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
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君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
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
夫惟利是就誰能爲儔我與爲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先生畫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
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

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輿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教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候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

上卽天位召入議禮改章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

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各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義鸛贊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鸛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望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

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
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
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喚嗷嗷若號
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
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晷夕噓曾無含忸世嘗
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烏之賊猗獨棲于標夜
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鬼猗匪
魯黃鶴孰配爾德猗

戴院使贊

茹常

神閒以清氣和以平質頎而厚貌澤而明學則究軒岐之奧
書則啓金石之經昭代之老處 朝廷蓋得其道鑿國之手

雖蠻貊亦知其名懷仁慕義秉德存誠是宜受
高皇之獎譽荷

今上之寵榮齒餘八表而強健身備五福而康寧若夫託泉
石之高致締松桂之幽盟彼畫史者徒知寫其歸隱之趣而
莫能得其戀 闕之情也耶

陶弘景讚

王達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所之而已爲而必原其心
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
爲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夫豈得容僞
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
異四五歲卽知用荻畫灰以爲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
不知爲之恥齊高帝作相用爲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

閉影息交不外物接未明間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辭祿矣
當斯時也窺神器者匪一人朝爲君臣暮爲讐敵朝爲揖
遜暮眷慕奪雖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
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於其間所居皆
植松聞其聲輒欣然爲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
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爲神
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黃金朱砂等物亦不靳而受
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際以梁武爲故人取
宰相如拾芥此衆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
不爲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爲何如蠱之上九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爲也公可謂偶於
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朝陽殿公作單于宮殿後
天下玄理存興武事日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
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爲長逝忘返而無憂世
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共心之隱微者爲
之讚曰

蓬華旣高芝蘭斯晦梟鴟成羣鷺鶴斯退君子知微默領心
會醇酒雖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勾曲
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
公少疵山中宰相天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爲不與物絕
龍變是宜上陵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烟霞泉
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自題侍教像贊

楊士奇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事

四朝恒持一志顛顛乎悛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內非類之交

不敢傲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

務如家務視海內如室內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

之或怠誠懼上孤

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栢而猶翠聊

自寫其素存示同宗以祗勵

族孫擬來北京旦夕在左右里蕭生為寫侍教圖擬以求

贊因謾書此然士之師古擬尚從事乎遠且大者可也

七十歲自贊

楊榮

荷蒙先世積德之厚叨承

列聖眷遇之隆又侍禁近其效思思當齒力之既衰尚書

之愈崇自愧平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懷
之忡忡惟古人堯舜其君民者素景仰其高風思勉焉而不
懈期一致於初終者也

故延平守胡子祺贊

鄒緝

故延平太守胡公既沒三十年緝始得其墓表而讀之為

之嘆曰嗚呼士惟患不見用耳未有用而不見其效者况

得顯行於其位其大小設施豈得有所見哉 國家初

興凡所選擇必擇其才良端直之士而任之士既抱負其

所有故見諸有為皆足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所立類非迂

儒俗士所能及若公是已公以洪武三年應詔至京師受

知

太祖皇帝擢拜監察御史即上書論遷都關中事其後出

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知延平府事以沒公在風紀不
爲激擾之政而人畏其威蠻服其化獄以常空其爲彭州
築隄堰修水利勸民務本力業郡中翕然稱治至爲延平
聲稱尤著至今延平之人能道其行事蓋其愷弟之化有
以信於人而其才德又足以服之惜其名位止於此不克
臣於久遠也昔何武爲楊州刺史凡所刺舉未嘗敢自私
而又仁厚以處下故郡國各重其守相張詠知成都寬嚴
適中威惠信於人故旣薨而蜀人爲罷市蘇子瞻謂其遺
愛蜀人久而尸祝之若公可謂無愧於公者矣公之次子
光大爲春坊右庶子與余爲同門友旣觀公之事乃追爲
之贊曰

太祖勤思賢輔有偉哲人實承知遇布衣登朝居法從班
都之議動于

天顏內臺外憲存揚風紀兩紆郡符鳴玉曳履材宏德碩無
積不施惠愛所加民自懷之肅肅之儀瞻望莫及筆策之從
願爲公執

鏡容自贊

楊溥

資可以爲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
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

吳敏德像贊

王直

海虞吳敏德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特敬慎之心秉廉直
之節其議論舉措蓋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
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爲之贊

允毅吳公率德自躬

聖明御邦克躋顯融豸冠峩峩邦之司直必誠必恭不詭不激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所憚君子所親維昔各臣始終一致神之相之福祿斯備風霜肅物生意寔存願弘厥施以

暢
皇仁

自贊小像

其才學則迂踈其志行亦狂簡幸逢時以效愚每惴惴於自反然僚友謂之強而主上謂之板愧變通之未能徒為達士之所莞也強者矯亢不阿之名板者愚執不通之謂蓋氣質蔽固之尸深而學問變化之未至若謬比於儉邪則難合手公議雖內

省之無愧然豈敢忘敬畏也哉

訥齋贊

金寔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始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為訥之謨

伏生授經圖贊

周敘

伏生諱勝濟南人也按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先是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兵興流亡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此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

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按漢書顏師古註當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圖蓋當時授經之象申坐者伏生旁侍者其女前跪而坐者錯也圖用練素僅二尺而蒼山古栢靈芝石牀書几之狀莫不曲盡巧妙畫者之意亦工矣哉於戲聖人之道寓於六經而書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由載有天下者不可不以之取則也使非漢文求之伏生傳之天下後世將買買焉莫知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而道晦矣愚故謂尚書一經不幸焚滅於秦幸而表章於漢尤幸而傳授於伏生也且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使漢文求之不早不幾於泯焉矣乎然則是書之傳豈非天耶而其所

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又豈居漢之諸儒後哉戶部員外郎高君信以是經登進士歷官朝著有聲家藏斯圖命工繪黃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以之未敢執筆而高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贊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道幾晦展也伏生爰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淺咨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邈焉高風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

孝陵御容傳寫為

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誓首贊曰

日行于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得爲
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
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于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
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
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卽真武帝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志釋寄胡徵君仲中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于交
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推古今
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編襦土芝緼食
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
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
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
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螻蟻時幻歲遷電滅烏空
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
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箬矢報弓仰落雙鷗俯搯

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據遂館廷實惟供壘尊旁午豆
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
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鷹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喉撼
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
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
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
焰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傲軒冕以之蟬聯
紳笏以之僚僚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
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溫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禱其重
也如天球之鎮周朝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
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灑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

不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
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
沂岱嶽常霍及暨閭分布九疆捻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
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包天畏地循環相通測其間怪
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剡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挂壁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
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
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胡而
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
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
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

斲型盤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
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
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懲峻刑弼之
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伸鞅非到救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
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
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
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
江焱訊雷震撼乎西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
龍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莘莘乎曠野萬
里而列井布棊也疋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
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
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

勢形其目眇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
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
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鶯鶯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
櫓驩耳長艾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
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踔鳥蛇翼驤正
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
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
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
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
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鬣主柱丹砂騎鳴龍
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

碧鷄朱璜瘖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亦危奇五性既絕九
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
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鞮服
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臥
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
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
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
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
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
生怨尤而異師是真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
魯或殘汲冢一啓蠹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
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龔俗箴

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樵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
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
熒外冢名性氣體何圖指危殊而重摹迭疑觸類而言何莫
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厖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麗近之
然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厄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
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俵俵奚歸孰廓我矇孰砥我
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
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寒乎九聖之神於
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蒼莖盈室
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恬恬乎帝
降民秉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弱顛倒首足淆混白黑

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村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副宿穢以刻未
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沫泗之
可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
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
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曠埴索
塗愈幽深兮烟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
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
朝斯夕斯相期於歿齒兮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悵悵焉
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
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筆于茲志則

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
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
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
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壞人駭
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
脩人勸致力於斯其間鞠明寃曛疲弊歲月剝精竭思耗費
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視萬物
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駢散而
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
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
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劑裁
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

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
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
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
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
氣途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
黃對白調朱施鈿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擗穠纖吟嘒寒暄
豐腴醱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絨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
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絳典往來交際率奉
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
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闌
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昉風月留連鶯花淩
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

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
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
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卿選
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
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
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
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
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校妍醜於
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
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
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
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

穀則遂園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絃而出矣上以此而
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
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
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絳之碑或鏡在封嶽磨
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
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宏
粵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攬摭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
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鎬鎬鏘鏘鏘鏘如章繡紋炳炳烺烺續續
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謹
諛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寘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

著宣述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管宿將道德為世
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
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婉美古昔傳信今後照
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
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
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善為王言渙為大
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李揮霍
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
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
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
戒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
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

春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
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
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
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
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
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
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
疇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
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
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
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

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
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
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架護論
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賊
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
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
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况乎瞠
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
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
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
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
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

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爲文
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
文及魯允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
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
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
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
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
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
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
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
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
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
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
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
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
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
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
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
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
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
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
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

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驟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茂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歲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

乎戶牖與野馬網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其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旣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群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栳之約之如跂如騫文憲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比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爲

賞也吾惡爲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
鑿而成窪壘而成塚錯落星布嵌巖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
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伴孽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
機動異卉駢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爲
何如對曰金谷旣虛而二十四友爲禽宜來者之所戒復忍
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
爲池浩浩法法鳧鷖往來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
宣其壅以泄其煩朝罷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
爲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一
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
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鵠翔楊蛾聯娟

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繼燿炳燭傳觴其視巢
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
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
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
熾熏灼恥事佔畢擊丸六簿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
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垺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
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
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
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鶴蓋雲
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
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
者吾絜如椽能乘翅騰鷲之相萬又可以妄觀之邪苟居其

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五嶺秀汲清變化而
休非幾於喪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觀於彼而不觀乎此蓋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圍
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知濤洶乎其不可排也
回旋如雲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
六合爲吾之帷幃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柳而昵吾之友
也茫茫然莫知其所以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
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倘佯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
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圃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
非吾之所感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
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爲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
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觀物之過乎

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却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常擬之矣余
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
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江江弗憚適冷風颯然月綻
雲折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歛莅吾席析析步搖艷
艷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
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慙少
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
覩覩恣恣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
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與通今子弗

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抵業專攻未塗噉啗皆龐言滋豐
技夸鬼馘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魏柯名曰宛
童俾不曲合焉致斯榮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
外融憎陋忻媻人心攸同孽俗簣世請行迂蹤季子絲是而
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
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宛薇露戲焚玉鞋錦
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徵疵予予奪奪是是非非
顛倒縱橫起滅提榷倚天拔地斷蛟刺犀藻葩綴縟陟降驅
馳氣劇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構豪族爭儲壹譽可喜壹毀
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子譴吃赭顏沉吟支頤窮鄉僻
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
驎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奔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

之痴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騶麟踟躕各有攸得
奚憫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售官倪寬撲學寧為拙
傷毋為巧詆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未容栩栩強語手擎
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泪此靈府命極險竿躬呈游弩蒿
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鰓鮎不知
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柄圓鑿事恒邪投毀方瓦合懵
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么麼之技自於寡儔汝不思變
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敷澹厄如楚囚匪
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
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
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筭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
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

者賦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若然真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函之頗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闈關心厭喧囂怔忡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頹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

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楚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眊眊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穹于岑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蕪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倚蘭飛佩五曲九引纏纏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筆遂之耳未能得其恂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聳聳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勅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

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窻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績肇自姚姁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奸尚逢蠶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宸適情游藝動合玄理宣和蔡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畫或忘食宵恒失眠窮極彌工思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

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湮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轆轤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駸駸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會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

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
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頰首請先群經旁藝
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三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蘇伯衡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口
吳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
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
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
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
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
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
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
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關
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
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
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我狄賓服不敢南向而
牧馬兆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鈺鼓而安於耕鑿
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
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
文問爲國而蓋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
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
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
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臯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
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
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
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庠而恥於効
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
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人定非
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
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
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
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
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

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狗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變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聞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於德

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僂城關則其質士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皆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踈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暫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鄆縣之長吏皆

兼勸農之職重農亦去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
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
之隸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
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
能無腹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豈不將見背奉而趨末
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
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干古訓乎何其訓
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
仲舒以謂管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
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
興撥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

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
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
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
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
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
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
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
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
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善其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奇者其意而不由其所
流以姪命之資而養之惡宇文之亂固自有其理之宜也
惡熈夫豈高帝之大數文帝之二尊宣帝之獨赫太宗之英
嗣煥才何秦霸之時何以割裂而去王之去數雖不同心
共田宇文周之數六官何謂為然相古者矣而無姓於其春
秦書之述一財因割而其出明皆幾平三王以甚稼養之財
害其為育天下百天下而最溫者莫如黃書黃之去大姓
千正六百平報 吾世主 財未嘗言 然相去之為 終 始 不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
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
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
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
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
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

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
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
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
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
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
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
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
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
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
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己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
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
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越人對

胡翰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十沃而澤不竭何茲大
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旣望日在己丑牽牛
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
視之則田間之穗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擊胡子
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責而降之
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輻輳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
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又寧風旱弭哉兵順豐年逆時雨禴禘以告攻說有
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
歲時有司脩其禴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記者矣享
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

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寔寔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峩其冠
褒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椽者容貌瑰奇願躬生輝閔言崇議
動無不宜非直寔寔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
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
竭也其自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
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
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寔寔者乎視
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
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
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陰霜雨雪則書之螽蟥螟蠹木冰
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
也王省惟歲而鄉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

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獲
矣也

葬書問對

趙汭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
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
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
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女二曰族墳墓則葬不
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
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
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
並列葬地之法其聲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
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

之未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毋
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
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
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
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
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
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
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
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
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因可顛
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必途吾私而無難而世道
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

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旣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
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
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
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
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
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
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
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
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
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
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
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

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銳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闔巫方位之說亦

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乃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列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同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太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

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

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曰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

爾其設心如足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

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屍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求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平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

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
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
秦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窳窳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
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
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
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
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
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拆水泉
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複
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
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
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亡女作冥暗顛覆於一抔之壤

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
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
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火節儒
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
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
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釋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
以遺之仲本之師則鄉先生宋君允升其人也宋君明達精
博於六經之蘊與文學之源委遠古之初萬物之源陰陽方
伎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
心悟神解誠窮鄉僻壤之著龜水鑑也於山川清性寧有不
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宋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
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游察而已至
正十三年十月既聖趙汾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

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

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旣衰判爲十二折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吏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徃徃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

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
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
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
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
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
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
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
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
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
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
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
已前刀鋸而後自非鑊左鞭錘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

按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
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云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豚魚
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
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
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剝之則
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
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况於人乎或者不堪其
毒而群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湏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
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
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
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

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
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
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
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
刑以義不以勢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上
萬松嶺訪宋氏故都籍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
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
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旣受周禪平江南平湖
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
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此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

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
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
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
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
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
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
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
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
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
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
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
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

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廢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必倣綱目例尊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

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土偶對

具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枵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萋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

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控珠玉被錦繡且佞倂馬尸居而鬼跡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赫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既暨將臣夫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珥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搃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

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燿火何施

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懲額額其城大燾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習爽聞昧莫不惠來

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

右

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北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
禧推尊主爵上及三世澤遠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
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
勸殊勳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書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
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
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魏魏號畧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糶
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
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
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
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敗館饋七牢馬使歸于國及晉再

饑穆公又餽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執
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
于邠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偏將焚公宮以圖不
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
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
穆公憲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
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
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鄢父來告難亦使
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帥師屯于
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
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
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

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
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
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
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
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茂棄我穆公以墨
衰即戎敗我于穀殄殲我平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
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願徵靈於惠文以事我
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
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
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
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

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
唯穆公之事是倣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
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
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
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
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
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
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
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
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
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
是申是尋亦唯命鑿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

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谷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
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
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
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
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
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
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
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
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
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

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
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李鷹則法公幹獨陶元
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
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克飴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
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
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
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
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
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
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
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

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
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
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
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
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
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
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
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
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
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
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

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則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

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鍾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

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一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

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願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

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
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
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
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文畧無所見故後
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
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
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
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
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

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
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
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
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旣廢則族人皆
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
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
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
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
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
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之行得
無僭乎未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
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

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徐大年書

趙汭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系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歛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

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泐堂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文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旣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析請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

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
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
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
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踈
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
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
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卽上帝明矣旅者會
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
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
牲四方之神卽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曰

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擗燎祀神之在天
者以血祭靈沈鬻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
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
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
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
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
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
樂冬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
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踈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
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
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

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
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
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
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
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揚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
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主帝則人帝之前
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吳天上帝與五
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至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
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
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

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
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
常昭註禘爲圜丘不証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
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
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
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享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
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
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
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嶺瑣之於夏契之於
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
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
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比

夜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大徵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宮以祭姜源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綿書昇火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卻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辯明堂位之誣也足下歟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曾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曾禘文王於周廟者因也

文王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嘗無廟主藏於稷廟也曾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乎明堂位文夸典不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卓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飭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曾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祐讀大傳不熟杜氏王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

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訪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彙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

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所擇亦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咳臆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七重七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鉅禕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撝也不肖自少卽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旣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

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寘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卽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昭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印可一言弁于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讐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汝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

盧升之手足纏廢者五悲而沈頴水述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菁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輒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旣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頹疲蕭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胸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爲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弊縣知子克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

字然稟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波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病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

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

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
有_一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
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
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
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
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 朝廷以史事見
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
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
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
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
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

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行政記元和中帝執誼又奏史官撰
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借用事姑以是爲創纂之具其法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
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
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
如兵機邊事相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
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
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
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文慮其出於吏
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
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
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隱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

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踈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六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

參稽之書惟馮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旣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料者成此盛典不備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

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
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
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
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
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
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
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
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
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
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
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
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

子也時無明王設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父之
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
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
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
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
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
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誥之過宋而
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夫豈以其聖而教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
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盾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
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
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

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白圭尹氏立于朝而宋之以王室

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

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
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也如書寔
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
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
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
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于朝則來告矣此
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
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
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
復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
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
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

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
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
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
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躋之則所謂
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
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
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
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
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
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
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

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
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
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
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
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
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
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
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
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
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
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

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嚴
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煥鍊之益
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
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
少窒焉又爲一論以節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
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
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異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
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
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
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
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

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
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
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
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
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
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
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
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
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
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

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
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
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
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
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
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
然鬱然嶢嶢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
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
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
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
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法是猶
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制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

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太
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
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
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
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
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
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
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緋繒之不若
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
有窶人爲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
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激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
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灑浩

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翡翠又烏覩夫製鯨也
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
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敷之
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
獨不然乎織者穠者舟者聖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
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
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
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
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
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
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鹽天下知其惡
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

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能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亡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

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據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鄭仲辯書

方希古

去年王仲縉至蜀永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

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
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
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
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父矣曷爲
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邪苟以佛氏倫理之懿爲
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
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
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
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
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

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
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
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
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
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
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亦不可也
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
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
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
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
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
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

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隘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

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

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貴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趙伯欽

僕求交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

侯匡已知足下非法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物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矣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瞻視前古之意反覆翫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于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閭風俗汙壤上隳下乖以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桎梏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

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至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

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即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

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竊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

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

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
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
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
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
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踈也其得為
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
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